

瓜连蔓子蔓连根

■向贤彪

松开手,可女儿已经窒息而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阎桥书为掩护群众转移也英勇牺牲。为了永久纪念苏区的好书记和他的女儿,当地人将这个小山窝取名“女儿窝”。

延安时期,陕北有首民歌唱道:“瓜连的蔓子,蔓子连的根。老百姓连的共产党,共产党连的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到处可见这种“瓜连蔓子蔓连根”的情景。

记住这个曾经没有名字的“沂蒙母亲”吧!她出生在沂蒙山区贫穷的王家,打小没取名。19岁嫁到于家,后来才取名王换于。就是这个差点成为无名氏的王换于,抗战时期创办托儿所抚养了好多八路军官兵的子女,最多的时候有几十个,大的七八岁,小的出生才几天。她让两个儿媳用切水先喂养烈士遗孤,“万一咱们的孩子饿死了,还可以再生,烈士的遗孤如果饿死了,烈士就绝了后。”就这样,烈士们的孩子保住了,而她的亲孙子、亲孙女饿死了4个。人说“仁者寿”,王换于老人高寿,活了101岁。

记住深山那株“最美的映山红”吧!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人物原型是井冈山上的女青年聂槐汝。当时,红军藏在深山里,最缺的是盐。人要吃盐,50多个伤员需要用盐来清洗伤口。聂槐汝冒着生命危险把盐用水化开浸在夹衣里,晾干后穿在身上,通过了敌人的

严密盘查,把盐送到红军手里。就这样,一次、两次……第五次时被敌人识破,但她始终不肯说出红军的下落,最后被敌人残酷杀害,年仅21岁。红军战士深情地把她称作深山里“最美的映山红”。

人民群众支持共产党和子弟兵倾其所有,而共产党、人民子弟兵关爱人民群众同样倾注深情。长征中,3名红军女战士把仅有的一床棉被剪下一半留给贫困乡亲;抗日战争中,聂荣臻签发“树叶训令”,严令八路军“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辽沈战役中,解放军战士住在苹果园里而不摘老百姓一个苹果……这样的队伍,群众怎能不视为亲人;这样的子弟兵,群众怎能不鼎力相助!

“攻战之本,系乎民心。”我们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这支从南昌炮火硝烟中走来的人民军队,正是因为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才能一路披荆斩棘、攻坚克难,谱写出一曲又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战歌。聂荣臻在回忆录里说:“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处在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甚至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多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大海洋里,安全得很啊!”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扎根人民,赢得人民支持,我们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战胜一切强敌,永远

立于不败之地。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面对“人人都是钢铁汉”的红军战士,画出硕大的问号。毛泽东仅用“除非”二字就把人民军队的根基所在、血脉所在、力量所在,解释得一清二楚:“红军是民众的军队,民众无微不至地支持红军;除非先消灭爱护红军的民众,否则没有办法消灭红军……”伟人的声音犹如黄钟大吕,穿过厚厚的历史帷幕,至今仍回响在我们耳边。

周恩来曾告诫:“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的,不能忘本。”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一支军队的胜败荣辱,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心向背。民心的赢得,积之在平时,失之在俄顷。远离了战火硝烟,党群之间、军民之间“瓜连蔓子蔓连根”的关系,不像战时表现得那样直接和明显。行程万里,不忘初心。无论我们走得多么远,无论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人民这个根都不能断,人民这个本都不能忘。如此,我们才能把握胜利之本,获得力量之源,赢得未来战争。

阿里的云

■王军贤

下,在地上溅起层层尘土。

战士们训练场热火朝天地锤炼杀敌本领,突然一阵猛雷暴雨,没有接到解散命令,大家并没有畏惧躲藏,片刻工夫,全身就已湿透。战士们浑然不顾,整个训练场喊声震天,与雨声交织在一起。

雨后的高原,天更蓝,山更青,一缕缕云彩犹如嫦娥舒展的长袖般飘逸。空气中都是湿漉漉的,夹杂着泥土的香味,微风轻轻吹过,拂在脸上,十分惬意。远处牧民种的青稞绿油油的,禾苗的叶子上挂着一颗颗晶莹的小水珠。在高原,人们把彩虹叫作水罐,那是在雨后才有的景象。在清新的空气里,在远处还未散去的浓墨色的衬托下,水罐是七彩的、斑斓的,对于孩子们来说,那是一座梦幻的桥。太阳钻出云层,一道彩虹挂在山川之间,牧童们兴

奋地追逐打闹,边跑边喊“快看哦……”

傍晚,云散去许多,变成一抹彩霞。此时,夕阳通红,照得云彩绚丽无比,像少女穿着艳丽的衣裙一样迷人。爱生活的摄影师打开相机,或立、或卧、或爬,时而叹气、时而傻笑、时而凝神聚气,完全不顾浑身泥土,只为拍下这美丽的云。

天渐渐黑了,云也悄悄散去,星星布满夜空。抬头凝视,一条亮带横跨星空,那是天上的银河,据说也是牛郎织女相会的天河:就像高原的兵,傻傻地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深情遥望远方的她。

一瓣心香

会行走的家

■伍会娟

好了,单兵帐篷更不用说,大帐篷要难一点,尤其是指挥所、活动中心的帐篷,要十多个小伙子齐心协力才能搭好。若组织指挥不当或者缺乏经验,帐篷不容易撑起来不说,甚至还会砸到人。

帐篷为官兵遮风挡雨,但官兵对帐篷也不是没有抱怨。滇东某训练场,气候变化特别快,忽冷忽热,即不变天,昼夜温差也超过20℃。这样一来,大家对帐篷就爱又恨了。白天,烈日当头,虽然帐篷两面也开了两个纱窗,但里面依然如同蒸笼,根本没法午睡,战士们不得不把帐篷四围掀起来透透风。

2012年我所在的部队在此驻训,当时机关就我一个女干部,享受自己睡一间帐篷的特殊待遇,但又不好意思把帐篷掀起来,结果整个驻训期间就没睡过午觉。等到了晚上,躲在帐篷里又冷得不行,睡觉还要加盖棉大衣。

也是这次驻训,有一天赶上了暴风雨,别的宿舍帐篷四围都有床,稳稳地压住了帐篷的边,而我的帐篷里面都是用砖压的,风雨一来,根本压不住。还好,有两个文化活动箱,我就把两个箱子搬到床的对角位置,为了压重,自己也一屁股坐了上去,帐篷才算没跑。慌乱之中,右手背不知蹭到了哪儿,鲜血直流,留了个疤以作纪念,倒也不觉得苦,反而有种“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气。

既然是行走的家,就不能有过多讲究。基层官兵睡的是大通铺,挤在一起;机关帐篷里住往中间摆上桌子,架

起电脑,工作和生活就一锅炖了。一锅炖的日子里,你知道我睡觉时的呼噜有多响,我清楚你身上的汗味有多重。

等真正驻扎下来,大家进入训练状态,就一身泥巴一身汗了。山上一般用水不便,水袋的水永远都不够用。训练之余,战士们裹着脏兮兮的迷彩服,蹬着灰头土脸的陆战靴,躲在帐篷里吹散牛、吃零食、玩PSP、看电影、打纸牌。帐篷里随时都会发出哄笑声,在荒山野岭,别有一种乐观、豪迈的士气。

哪天嘴馋了,就到附近仅有的几户老乡家里悄悄买来一大锅土鸡,要么红烧,要么黄焖,往帐篷中间一摆,大家围在一起,吃得非常开心。

你如果向官兵打听,愿意野外驻训还是愿意在常驻地,10个中有8个都会选择前者。为什么在荒山野岭,大家住在简陋的帐篷里反而更开心?原因有三:一是生活训练简单,没有杂七杂八的琐事。二是作为整座山头唯一的主人,大家一起在野外战斗天地,更加团结,感情更加深厚,相处得更加愉快。三是活动半径大,漫山遍野都是训练场不说,今天会有人采了野花回来,明天还有人用松果做了装饰品,小乐趣不断。

帐篷好搭,也好拆。哪天要回撤或者有了新的任务,一声令下,三下五除二搬家走人,干脆利落。帐篷装了厢,战士们登了车,一溜车队随山路逶迤而去,这座热闹了几个月的山头仿佛从没有人来过。

国防纪事

我庆幸,在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先后在军司令部作战科,政治部秘书科、宣传科工作,在主攻团参加夏季反击战役。

那时我们毫无制空权,入朝行军就利用夜幕掩护。夜行晓宿,每人负重四五十斤(战士们加枪械弹药负重更多),没有汽车,全靠徒步。从丹东出发到前线,跋涉22个夜晚。一路上,敌机一扔照明弹,我们就在路边卧倒;照明弹一熄,起来飞跑。每人都是两脚血泡,脚板疼得走路像扭秧歌。但行军政治工作十分活跃,沿途说快板、唱战歌,斗志昂扬。我们政治部只是被敌机击中烧掉一辆运输炊具的马车,没有因空袭减员。

敌人有飞机、大炮、坦克以及尼龙避弹衣。我们没有。怎么保存自己?每人都带有铁镐,挖战壕,挖猫耳洞。实行近战、夜战,让敌人的飞机大炮难施淫威。阵地对峙阶段,我们就在山中打坑道,让敌人的飞机大炮瞎忙乎。

那次遭遇敌机空袭,我和两位战友一起被埋在炸塌的猫耳洞里。拱出来,只见他俩都是满面泥土,就剩牙齿是白的。但我们三人胳膊腿都是好好的,没有受伤。一位战友望着远去的敌机,说:“这高鼻子飞行员技术差劲,要是弹得准一些,咱仁就报销了。”大家相视而笑。

1953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陷入僵局。为了教训敌人,经上级批准,我们决定发起夏季反击战,计划攻占3个高山阵地,海拔分别为902.8米、973米、883.7米。

这场仗,不好打。一是地势高耸,险峻陡峭。二是敌人长期经营,修筑了坚固的现代化工事。三是敌我阵地之间隔着山谷,从我方阵地出发,要先下山、过谷,再攀登敌阵地高山,到达敌前沿要三四个小时。白天行动,目标很大,敌人有火力优势,会使我军遭受重大伤亡;若夜晚行动,到达敌前沿时已是半夜,再发起进攻、夺得阵地,天就亮了。来不及改造阵地,没时间准备打敌反扑,阵地很可能得而复失。

军长张祖谅多次深入前沿调查研究,根据地形地貌、敌情我情,形成一个大胆设想:大潜伏。即进攻部队头天夜晚秘密运动到敌阵地前沿山坡上,利用地形和树木植被隐蔽起来,等到第二天地形上发起进攻,达成战斗突然性,减少伤亡,并争取更多时间巩固阵地,打敌反扑。

要打掉敌一个加强团防守的阵地,进攻部队人少了不行,经精确计算,要潜伏3500多人。无疑冒险性很大,万一暴露目标,后果不堪设想。经过反复论证,军党委最后作了决定。方案报上去,得到兵团团代司令员郑维山首肯,又经过兵团作战会议深入讨论,一致认为可行。郑司令员最后拍板:“就这么定了,错了我负责。”张军长说:“方案是我们提出的,错了我负责。”郑司令员摆摆手说:“我是兵团司令,当然我负责。”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为争取大潜伏的成功,部队进行了秘密、紧张、细致的准备。我有幸带领由军文工团和师文工队几个同志组成的宣传鼓动组来到主攻团,参加了战役全过程。我们分头来到尖刀连队,在坑道内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协同连队作思想动员等多项准备工作。

那天,我参加一个班会会。战壕墙壁上,挖有一个小洞,里面有罐头盒制作的小油灯。战士们坐在树棍搭成的大通铺上。会议议题具体而明确:怎么保证潜伏中不暴露目标?

发言很热烈,大量问题被提出来。比如:开进中碰到滚动的石头怎么办?潜伏中吃饭、喝水、大小便怎么办?睡着了打呼噜怎么办?虫子蚂

战斗的青春

■毛文成

蚂蚁爬到身上浑身痒痒怎么办?被冷炮炸伤怎么办……

“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战士中何止“三个臭皮匠”啊!针对这些问题,大家想出许多好办法。团里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梳理,然后在相似地形搞潜伏演练,发现问题再研究改进。

我们鼓动组把动员内容、潜伏意义、潜伏纪律、兄弟部队经验、邱少云事迹及本单位好人好事,编成演唱材料,带着胡琴、竹笛、呱嗒板到班排演出。即使只有两三个观众,我们也从头演到尾,感动得战士热泪盈眶。我还编了些顺口溜,文工队员汤平用红蓝复写纸复写后,有的配上漫画,制作小传单供战士们传阅。

6月9日晚,部队秘密出发进入潜伏区。3500多人,潜伏在敌人眼皮下18个小时,敌人竟毫无察觉。潜伏区,有位名唤张保才的战士被敌人冷炮炸伤,他一动不动,直到牺牲。

10日晚,夜幕降临,时针指到8时,张军长一声令下,我军万炮齐鸣,敌人山头被扣上火红的帽子。炮火延伸,我潜伏部队一跃而起,如神兵天降。40分钟,3个高地全部攻克。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连续3天实行反扑,在我铁拳阻击下,终因伤亡惨重,只好作罢。

这次战役,共歼敌7800余人,改变了东线防御态势,敌人因无险可守,被迫后退20余公里,有力促进了开城停战谈判。我们军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通令嘉奖。

7月28日晚,朝鲜停战协定开始生效。第二天,硝烟散去,晴空万里。我和战友们坐着缴获的美军吉普,豪情满怀从前线返回谷山郡休整。休整,不是评功摆好,第一课就是举行干部集训。主题是反对居功自傲情绪,保持谦虚谨慎作风,对比烈士,检查斗志。我们就是带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心态,回国迎接新的任务的。

回眸往事,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在这所硝烟弥漫的大学校园里,我见识和感受了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不畏艰难险阻、不畏强大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将斗争精神和斗争策略有机融合起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热风冷眼

大型民族歌剧《沂蒙山》第四场中讲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入冬之后,沂蒙山区遭到数万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军民伤亡惨重,八路军为掩护百姓安全撤离而付出巨大代价。女队长夏荷在突围中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临终之时,她将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托付给村民海棠。此后,海棠精心照料夏荷的女儿“小沂蒙”和自己的儿子“小山子”。后来,在日寇的再度扫荡中,海棠在撤退时面临无法同时带走两个孩子的困境,毅然决定先带“小沂蒙”撤离,让“小山子”独自逃往树林丛中引开日军,最后惨死在敌人手下……

在福建省上杭县通贤镇障云村的燕子塔有一个山窝,当地人将其称作“女儿窝”。名字的由来,蕴含一个真实的故事。1935年2月,障云山区新汀杭游击纵队进入最艰难的时刻,面对国民党匪兵的多次疯狂进犯,时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党支部书记的阎桥书,和红军战士、部分群众躲在燕子塔的一个山窝里。不料,他3岁的女儿因饥饿不停地啼哭。为了不暴露目标,阎桥书用死死死捂住女儿的小嘴,直到敌人走远,他才

短笛新韵

当迷彩城墙再次筑起

(外一首)

■陈赫

每一身迷彩 都在疾行
把速度拉满 拉到峰顶
他们的每一步
都承载着无数人的期许
每一次灾难面前
人们都在寻找他们的身影

这一次他们在哪里
在污水中
他们纵身封堵泡菜群
在屋顶上
他们伸手给被困的老人
在大雨里
他们撑伞护送妈妈与孩子
在大堤旁
他们挥动铁锹从天黑到天明

我还看见他们
在桥洞里
筋疲力尽席地而睡
在灰尘里
狼吞虎咽泥沙共饮
在脸庞上
汗如雨下眼神坚定

大灾之前 一马当先
他们从未缺席
当他们再一次筑起迷彩城墙
一定战无不胜
我们庆幸拥有他们
有了他们
才会有岁月静好
国泰民安
永驻和平

边关曲

棉帽
顶上了厚厚的雪
睫毛
挂上了厚厚的霜
他常常把话说给一匹马听
给它说今天的新闻
给它说明天的蔬菜
给它说十年前的故事
给它说十年后的预言

只有它的腿
能够自由地走在这片雪原
即便在零下二十几度
它也从未偷懒
老朋友永远都知道
他什么时候要停下来
只要狂雪遮住了帽檐
它会停留一分钟的时间
让他擦亮覆盖的军徽
以及回望
边境线上 一串串深深的蹄印

文化视界

没有考究过其他部队,反正在我原来待过的部队里,大家都把单位称为“家”。比如,受领了任务进行人员安排部署时,连长会说哪部分人做好外出的准备,哪部分人在家留守。领导们也一样,哪些常委在外,哪些常委在家。以营为家,官兵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如果说营区是官兵的家,那帐篷就是会行走的家。抢险救灾、野外驻训、综合演练,官兵走到哪儿,就把帐篷带到哪儿;帐篷扎在哪儿,官兵吃喝拉撒就在哪儿;吃喝拉撒在哪儿,哪儿就是官兵的家。就说野外驻训吧,营连排推用帐篷解决住宿自不必说,还要用帐篷搭建指挥所、食堂、文化活动中心、图书室、军营超市,野外洗澡有的用淋浴车,也有的搭建淋浴帐篷。

不得不提的是厕所,也是用帐篷搭建。在荒山野岭,官兵挖了旱厕,用帐篷罩住,简单实用。有一年在某地进行综合演习,包括我在内,全师只有两名女干部参加。到演练场之前,我俩还在为上厕所的事发愁。没想到,早就有战士为我们搭好了厕所帐篷,里面还铺了一排排松针。一个野战厕所,居然被细心体贴的基层官兵搭建得充满艺术气息,实在令人难忘。

班用帐篷好搭,三五个人几下就搭



踏雪寻梅(中国画)

林 凡作